

先秦諸子研究概觀

梁容若

春秋戰國時代，我國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，起了空前的重大變化。適應這種變化，產生形形色色的各種學說。各種學說的目標，都是救世之弊，要減少人類的苦痛，實現一個理想社會。當時的文化，從少數貴族轉到多數平民手裏；從中央一元統制，變成地方多元發展；從中原局部文物，擴大到四夷向化；從封建列國分立，進步到國際交通大啓。加以平民經濟生活的改善，書寫工具的進步，出現了我國古代文化發達的黃金時代。各大思想家，都能高瞻遠矚，海濶天空，建立他們的思想體系，留下不朽的著作，對於後世的影響很大。本篇主要敘述，從秦朝到現代，先秦諸子學說所發生的影響，和諸子名著流傳研究的情形。

一、秦代焚書與諸子

諸子學說的目標，都在救人類，致太平。所以許多大思想家，如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荀子等，都是周遊列國，聚徒講學，上說下教，以求思想的實現。秦國是最能延攬外國人才的。孝公用法家商鞅，勵行法治，改善農業，造成富強的基礎。以後縱橫家張儀入秦，建立秦國外交的基本政策。水利家鄭國西行，改善關中荒旱問題。呂不韋、韓非、李斯等，更爲秦國吞併六國，供給許多重要啓示。商鞅是衛國人，鄭國、韓非，呂不韋都是韓國人，張儀、范雎是魏國人，李斯是楚國人。這些人實際助成了秦國的統一。到了戰國末年，秦國因爲國勢富強，基礎雄厚，許多大思想家，都想憑藉它以有作爲。荀卿是儒家的大師，也曾經僕僕風塵，西入咸陽，遊說秦昭王，事見荀子儒效篇（注一）。疆國篇載應侯范雎與荀子的問答說：

應侯問孫卿子曰：「入秦何見？」荀卿子曰：「觀其風俗，其百姓樸，其聲樂不流汙。其服不挑，甚畏有司而順，古之民也。及都邑官府，其百吏肅然，莫不恭敬，忠信而不桀，古之吏也。入其國，觀其士大夫，出於其門，入於公門，出於公門，歸於其家，無有私事也。不比周，不朋黨，儻然莫不明通而公也，古之士大夫也。觀其朝廷，其間聽決百事不留，恬然如無治者，古之朝也。故四世有勝，非幸也，數也。故曰，佚而治，約而詳，不煩而功，治之至也，秦類之矣。雖然則有其謬矣。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。然而懸之以王者之功名，則偶然而其不及遠矣。是何也？則其殆無儒邪？」

荀子盛讚秦國的人民官吏朝廷，所惋惜的只是「無儒」。他的企圖，不是很明顯嗎？墨家的大師田鳩，千方百計以求見秦惠王，呂氏春秋首時篇說：

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，留秦三年而弗得見。客有言之於楚王者，往見楚王。楚王悅之，與將軍之節以如秦。至因見惠王

。告人曰：「之秦之道乃之楚乎？」（事又見淮南子道應訓。）

墨家的鉅子腹䟽，也到秦國，爲惠王所尊禮。呂氏春秋去私篇記：

腹䟽爲墨者鉅子，居秦。其子殺人。秦惠王曰：「先生之年老矣，非有他子也，寡人已令吏弗誅矣。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。」腹䟽對曰：「墨子之法，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此所以禁殺傷人也。夫禁殺傷人者，天下之大義也。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，腹䟽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」不許惠王而遂殺之。

這故事雖短，秦惠王如何體恤鉅子，法外施恩，鉅子如何效忠於秦，大義滅親，都表現無遺了。

不但儒墨法各派，爭求用於秦，呂不韋致食客三千人，集智略士作呂氏春秋。所謂智略士，更是包羅萬象。分析呂氏春秋的內容，儒、道、墨、法、名、陰陽、縱橫、農、兵、小說各家的思想都有。（注二）呂不韋本想大冶一爐，自成體系，以爲統一國家的指導思想。以後秦王政推翻了呂不韋，一度要驅逐外國賓客，因爲李斯的勸諫，不曾實行。後來更重用李斯，又詳讀韓非的書，非常欽佩。韓非入秦，雖然因爲李斯姚賈的讒毀，死在監獄；可是秦始皇的許多措施，却是採用了他的主張。到秦二世的時候，李斯以宰相上書，還要引韓子，可見韓非書在秦國的地位了（注三）。秦統一以後，自以爲是水德，勝過周朝的火德，服色尚黑，顯然是採用鄒衍終始五德之說，可見陰陽家的思想，也被尊信。

諸子學說，對於秦王朝有許多貢獻，秦焚書坑儒對於諸子有什麼關係呢？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始皇三十四年（西元前二一三年），丞相李斯建議說：

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游學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。百姓當家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群禁，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上當世，惑亂黔首。……古者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。是以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。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私學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，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夸主以爲名，異取以爲高，率群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，禁之便。臣請史官，非秦紀皆燒之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制曰可。

第二年因爲方術士盧生等逃走，不爲求仙藥，又誹謗始皇，使御史悉案問諸生。諸生轉相告引，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，皆坑之咸陽。太子扶蘇諫曰：「諸生皆誦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繩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」始皇不聽。坑儒打擊的主要是方士和儒生，戰國末年，儒與陰陽術數，本有結合的形勢，所以盧生等方士，也可以說是誦法孔子。焚書，詩書百家語都在內，不去的只有醫農卜筮的書。漢王充論衡書解篇說：「秦雖無道，不燔諸子。諸子尺書，文篇具在。可觀讀以正說，可采掇以示後人。」趙岐孟子題辭說：「孟子既沒之後，大道遂絕。逮至亡秦，焚滅經術，坑戮儒生，孟子徒黨盡矣。其書號爲諸子，故篇籍得不

泯絕。」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諸子篇說：「暨于暴秦烈火，勢炎峴岡；而煙燎之毒，不及諸子。」這些說法，都以爲諸子書不在焚禁之列，恐怕不全合事實。百家語種類繁多，有禁有不禁，當時如果沒有詳細書名單，全國各地執行起來，寬嚴標準可能大有出入。一部分子書得以漏網保存下來，原因在此。至於秦朝政府的藏書，當然包括諸子在內。備員的博士七十人掌管研究，以備參考。焚民間的書是爲了統一思想，愚弄國民，並不是要自愚；所以祕府決不會沒有子書。明焦竑謂：「陸賈秦之巨儒，酈食其秦之儒生，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，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。況叔孫通降漢時，自有弟子百餘人，齊魯之風，亦未嘗替。則知秦時未嘗廢儒，而始皇所坑者，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。」（注四）然而無論焚書坑儒性質範圍之大小，對於諸子學說的研究，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諸子學說的發達，源於思想的自由，書籍的普遍化，平民可以設壇講學，大師可以遊說王侯，談笑而取卿相。現在私家藏書時時可以犯罪，人人要以官吏爲師，不能以古非今，不能批評時政，還有什麼學說可講，還有什麼書可著呢？民間的諸子學研究，一定成了窒息狀態。至於中央政府備員的博士，看見盧生等以言論取禍的實例，也只有噤若寒蟬，講求苟且自全的途徑。宏偉可怪的思想，決不會再有人發揚。等到項羽的四十萬大兵打進關中，放火焚毀宮闕，博士們星散，官藏的諸子書也大部分焚毀或散失了。

二、兩漢的諸子學

蕭何隨劉邦進關中，收秦圖籍，當時以刀筆吏的經驗，注意的只是法令章程表冊一類書，六經諸子似乎都不在內。漢惠帝四年（西前一九一）正式除挾書律，民間始有藏詩書百家語的自由，離秦始皇焚書，已經有二十二年了。文帝景帝繼續，大收典籍，廣開獻書之路。到武帝元朔五年（西前一二四），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祕府的藏書，積如丘山。成帝河平三年（西元前二六年）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校數術，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。每一書畢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劉向死後，他的兒子劉歆接着作，編成我國最早的圖書目錄七略。諸子十類，共收書八十九家，四千三百二十四篇（注五）。至於民間的子書，似甚缺乏。成帝河平陽朔間（西元前十八至二十一年）東平王宇（宣帝子）朝長安，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。大將軍王鳳建議：「諸子書或反經術，非聖人，或明鬼神，信物怪。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，漢興之初，謀臣奇策，天官災異，地形阨塞，皆不宜在諸侯王，不可予。」成帝采納此議，竟不與。（注六）東平王求子書於中祕，可見在他處難於覓求。漢天子不肯以子書賜諸王，可見仍承襲「收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」的故智。扶風人班固因爲有從姑爲成帝婕妤，其父班又曾典校祕籍，家有賜書。固雖修儒學，實好老莊，恒譚欲借其書，固託詞拒絕。班固是班彪的從兄，當時莊子不是一般人所習見，所以班固的賜書，才可以居奇。

西漢初蓋公受黃老之學於樂臣公，教授於齊高密膠西，曹參奉以爲師。及參作宰相，黃老之說大盛。宮庭則文帝、景帝、竇

太后，大臣如汲黯、鄭當時、直不疑，諸王如劉安，名士如司馬談、王生等，都尊信黃老。兩漢四百年，荀子墨子等書無注者。老子注見於漢書藝文志者有，老子鄰氏經傳四篇，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，老子徐氏經說六篇，劉向說老子四篇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，特別重視道家。劉安率門客著淮南子，亦以闡揚道家思想為主。政論家賈誼、晁錯，皆明申韓之術，文帝景帝亦好刑名之言，以道家法家說相輔爲用。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，可以參透刑名原於道德之意。及武帝用竇嬰、田蚡，尊尚儒術，而學術形勢大變。建元元年（西元前一四〇）丞相衛綰上書言：「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，請皆罷之。」武帝制曰「可」。董仲舒以一代碩儒，應詔對策說：「春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誼也。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。是以上無以持一統。法制數變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。邪僻之說滅息，然後統紀可一，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從矣。」（注八）武帝採用其說，毅然表章六經，罷黜百家，設學校，置五經博士弟子員。以利祿之途，誘掖儒學。於是諸家皆絀，經學獨盛。

漢人初奉孔子手訂之古籍爲經，以後儒所著之書爲諸子傳記。經子地位，高下懸殊。經數日增，範圍亦漸擴大。子書編入經者，得以流傳，如禮記四十九篇中，中庸、表記、坊記、緇衣四篇，本出子思子，樂記等十一篇爲公孫尼子作，大戴禮記中有曾子十篇及荀子哀公禮論、勸學、宥坐等篇之文，均以經名列於學官。而未編入經之儒家諸子，讀者則絕少。如孟子在漢文帝時，曾與論語孝經爾雅，並置博士（見趙岐孟子題辭），武帝建元五年遂罷。（注九）儒家諸子以外，更爲荒疏。老子在西漢初爲顯學。在東漢僅有馬融曾注其書，見後漢書馬融傳，書已不存。隋書經籍志所著錄漢長陵三老母丘望之注老子二卷，作老子旨趣三卷，又漢隱士嚴遵注老子二卷，殆均屬依託。博學如桓譚，向班嗣借莊子不得，班嗣的復書說：

夫莊子者，絕聖棄智，修生保真，清虛澹泊，歸之自然。獨師友造化，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。漁釣於一壑，則萬物不好其志；栖遲於一丘，則天下不易其樂。不挂聖人之網，不嗅驕君之餌，蕩然肆志，談者不得而名焉，故可貴也。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，繫名聲之輻鎖，伏周孔之軌躅，馳顏閔之極攀。既繫繫於世教矣，何用大道爲自眩曜？昔有學步於邯鄲者，曾未得其髣髴，又復失其故步，遂匍匐而歸耳。恐似此類，故不進。

大蓋當時的正論，已以爲儒生不可以兼讀莊子了。

現在流傳的漢人子書注，只有趙岐的孟子注。隋志有鄭玄的孟子注，不見於後漢書鄭玄傳。又有劉熙孟子注，均已佚亡。其次是高誘的呂氏春秋注。高誘涿郡人，其淮南子注序署建安十年（西元二〇五），曾任司空掾，東郡濮陽令，遷監河東。呂氏春秋注序稱曾「正孟子章句，作淮南孝經解畢訖」，乃注呂氏春秋。趙卿卿後漢書有傳，官至太常，建安六年（二〇一）卒。他們都生當東漢末年，天下大亂，王綱墜弛，正統的經學失掉權威，所以注意到子書。他們箋注子書的方法，也和兩漢的經生無異，就是注意章句訓話音讀故實，在義理方面，並沒有多少發明。

三、魏晉南北朝的諸子學

三國志魏志杜畿傳記杜恕上疏說：「今之學者，師商韓而上法術，競以儒家爲迂濶，不周世用。」劉備臨終救後主劉禪說，申韓書益人意志，可觀誦之。諸葛亮會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。王船山讀通鑑論，以爲魏蜀皆重申韓之術。僞孔叢子有「韓非非聖人辨」，大概也是東漢末的作品。但是三國並沒有人闡明注解管商申韓之書的。惟晉滕輔有慎子注，書已久亡。儒家孟子漢末經鄭玄、趙岐、劉熙等盛行提倡，在三國也不會引起多少反響。兵家的書這時大爲流行。曹操注孫子兵法二卷，王淩集解孫子兵法一卷，賈詡注吳起兵法一卷，均見於隋書經籍志。墨家之書，自秦以後無治者。迄晉乃有魯勝注墨辯，卽今之經上下，經說上下四篇。序見晉書隱逸傳，書頗可觀。梁志隋志均不著錄其書，疑自始卽未流行。隋志又有皇甫謐注鬼谷子三卷。別見日本國見在書目。蓋晉統一後，文網寬大，士習悠閒，喜荒古之軼聞，耽名理之清言，乃有此類著作。

老莊之學，自魏正始以後，風靡天下。西晉以還，說者益多。據陸德明經典釋文，注老子者，三國至六朝共四十二家，注莊子者，自晉至陳共十五家。今存者有王弼之老子註，郭象之莊子注。至託名漢河上公注老子，也出於魏晉間，或卽晉裴楷所作。（注十）僞列子張湛注八卷則東晉人之作。此時期老莊的學說，與佛教思想道教神仙談逐漸混化。名僧如佛圖澄、鳩摩羅什、僧叡盈、僧肇、慧觀、慧琳、慧嚴等，都會經注老子。道士也有葛洪、陶宏景等注老子。帝王如梁武帝有老子講疏六卷，梁簡文帝有老子私記十卷，老子玄示一卷，莊子講疏十卷。將相名臣如何晏、鍾會、羊祜、向秀、王尚、袁真、張機等，均於老莊有所述作。所謂魏晉名士的清談，主要以老莊爲資料，。不治老莊，就不能接迹搢紳，暢聆玄言。所以西漢的黃老之學，是探討治術，求「無爲而無不爲」之道，寓深沈於簡約，藏精核於博大。用其術可以安民用兵，交與國，取天下，漢文帝就是深明此理的。魏晉南朝的老莊之學，却是以剖析名理爲兒戲，以任天適世爲自全之道。開堂升座，口耳相傳，有講學的形式，而缺乏講學的目標和內容，所以就成爲清談誤國了。

這時期老莊以外的子書，只孟子有梁基母選注七卷，見於隋志及舊唐志。李善注文選還引到它，大概亡於五代之亂。北朝崇尚經學，與南朝的玄談不同。漢書藝文志著錄農家的書有九家一百十四篇，但是始終沒有人研究。到了隋志，僅著錄汜勝之書二卷。汜勝之是漢成帝時的議郎。先秦的農書，神農二十篇，野老十七篇，均已不存在。隋志新著錄有元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，成爲農家的代表著作。我國以農立國，而農書又是秦火所不燒的。元魏以前，竟無更重要的著作流傳下來，真使人不勝寂寞荒涼之感了。

四、隋唐的諸子學

隋唐改六朝玄談的風氣，政府廣收典籍，倡導經學，徵辟儒生，又以詩文試士。隋書經籍志序說：「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，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。諸子爲經籍之鼓吹，文章乃政化之黼黻，皆爲治之具也。」可見當時學術的全盤觀念。唐太宗貞觀七年（六三三）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，每年明經依此考試。同時亦盛倡道教，蓋認老子爲帝室所出。高宗乾封元年（六六六），追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，創置老君廟。上元時，加試貢士老子策。（注十一）玄宗開元二十九年（七四一）制兩京諸州，各置玄元皇帝廟。并置崇玄學，令習老子、莊子、列子、文子等書，准明經例舉送。（注十二）復詔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。玄宗更御纂道德經注一卷疏八卷，頒行天下。天寶元年，加號老子爲玄通道德經，莊子爲南華真經，列子爲沖虛真經，文子爲通玄真經，亢桑子爲洞靈真經。（注十三）研討道家諸子之書，風起雲湧，雜然並陳。舊唐書經籍志所著錄，關於老子的書有六十種，關於莊子的書有十七種。現存唐人校注老子，收入道藏的，還有傅奕、李榮、張君相、杜光庭等八人的書。莊子則西華法師成玄英爲郭象注作疏，最爲流行。徐鉉府注的文子，王士元僞作的亢倉子，李筌的陰符經，逢行珪注的鶡冠子等，都乘時而出。

唐代古文家韓愈，極推重孟子，以爲直承孔子的道統。楊倞荀子序也說：孟子「今之君子多好其害。」新唐志載有陸善經孟子注七卷，善經書刪去趙岐章指，與注之繁重者。又有張鑑孟子音義三卷，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，林慎思續孟子二卷。慎思書演繹大義，頗見採於朱子。懿宗咸通四年（八六三）進士皮日休，請去莊列之書，以孟子爲學科，其科選視同明經。疏上不報。但是孟子有不少人傳誦，可以想見。韓愈曾謂荀子書大醇而小疵。楊倞的荀子注二十卷，成於元和十三年（八一八），倞宰相楊汝士子，曾官郿州刺史，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，篇第亦有移易，勘正脫誤，附以訓釋，使塵埋千載之書，可以誦讀，其功甚偉。唐書儒學傳有國子博士尹知章者，絳州翼城人，曾注管子、老子、韓非子、鬼谷子四書，今惟管子注三十卷具存。黃震東發日鈔頗譏其牴牾陋劣，王念孫亦斥其「據訛誤之本，強爲解釋。」然迄今仍爲管子注之最古者。此外名家書有賈大隱、陳嗣古注公孫龍子，其書均見於舊唐書經籍志。兵家有李筌、杜牧、陳皞、賈林等之孫子注，今存孫子十家注中，詮釋古義，時有可觀。隋志及新舊唐志均有樂臺注鬼谷子三卷，通志藝文略有樂臺墨子注三卷，其書不見唐志，久已亡佚，不知可信否。墨子久遭非毀，韓愈作讀墨子，始謂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。不相用，不足爲孔墨。」在此種空氣下，當有研究墨子者。唐代文化發達，學風博大。學者言論，頗爲自由。例如政府尊文子爲通玄真經，柳宗元辨文子則直斥作爲「駁書」，謂「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」，謂「意緒文辭又牙而不合。」柳宗元頗讀子書，所作「辨列子」、「辨鬼谷子」、「辨晏子春秋」，辨鷦冠子」等文，考其僞，別良莠，核時代，常有深刻的見地。從韓愈讀荀子讀墨子等文看，他於百家之篇，不但手不停披，也實在能提要鉤玄，觀其會通。唐代文人對於先秦諸子，閱讀的範圍比較大，批評的態度比較客觀，不是魏晉南北朝人所能及的了。

五、兩宋的諸子學

自五代雕板印刷術發明，書籍數量，大為增加。宋崇文總目收書三萬六百餘卷，中興館閣書目，收書四萬四千餘卷，政府藏書數量雖不及隋唐，然民間藏書，則遠過前代。宋史藝文志子部書，種類極為叢雜，而先秦子書之研討則無大發展。惟關於孟子之著作驟增。箋注闡釋，自孫奭的孟子音義、孟子疏起，程頤有孟子解（門人記錄），呂大臨有孟子講義，許允成有孟子新義，蘇轍、尹淳、鄒浩、魏原、蔣之奇等均有孟子解，陳陽有孟子解義，王雱有孟子注，陳禾有孟子傳。統計見於宋史藝文志的有二十多種。朱熹的孟子集註，和論語大學中庸的集註，合稱四書集註，元明清三朝為士子必讀書，影響後世極大。所謂性理學，主要根據孟子養氣性善等說法。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等，都是推崇孟子的。北宋仁宗嘉祐年間刻石經，孟子就正式成為十三經的一種了。和孟子的流行相反，荀子却很冷落：程子更極斥其書，稱其「過多」「大駁」，然熙寧中有黎錞等國子監校刻本，淳熙中有唐仲友刻本，錢佃刻本。朱子語錄稱「荀子儘有好處，是剛明的人，只是粗。」陳之方並有削荀子疵一卷，見於宋志。高似孫王應麟等，亦皆詳讀其書，有所評議。以視墨家書之無人問問，（漢志所著錄墨家書尹佚二篇，田俅子三篇，隋巢子六篇，胡非子三篇，宋志均不著錄。僅存墨子，以列入道藏，得刊板傳世），差勝一籌。

宋真宗徽宗皆篤信道教。真宗使張君房輯刻道藏，收書四千五百六十五卷。所輯書猥雜不類，而許多子書藉此以傳。徽宗政和三年（一一一三），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。又置道官，立道學，置博士，撰道史。聲勢之隆，空前絕後。南宋初鄭樵撰通志藝文略，道家書老子、莊子與諸子並列。宋徽宗有御製老子解二卷。司馬光以一代名臣，亦有老子注二卷。蘇轍趙令穆均有老子解，陳碧虛有老子纂微，林希逸有老子口義，呂知常有老子講義。彭耜道德真經集註，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，均多存異說，流傳至今。研究莊子者，呂惠卿莊子解，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名最著。杭州道士褚伯秀，輯有南華真經義海纂微，書見道藏洞神部玉訣類，多至一百六卷，收郭象、呂惠卿、林疑獨、陳祥道、陳景元、王雱、劉概、吳儔、趙以夫、林希逸、李士表、王旦、范應元十三家之說，宋以前解莊子者梗概略具於此。宋志所著錄老莊書，復有李士表莊子十論，程大昌易老通言，劉驥老子通論語等書，蓋發揮義理之作，亦可見一代風氣。文子有子暹訓、宋弁、墨希子等注共三種，亢倉子有王源注，又有晉義一卷，均見宋史藝文志，殆均以道士推重之故。

法家書宋人讀者最少。元何朴序韓非子稱舊有李瓚注，或疑瓚為宋人，然宋志不見其書。韓非子最早有南宋乾道黃三八郎刻本。觀序文係書賈之作。朱子語類說：「理明後，便讀申韓亦有得。」管子有南宋紹興、隆興刻本，似頗有讀者，而宋志僅著錄丁度管子要略五篇，殆屬抄節成書，無關宏旨。

宋雖武功不競，而對於兵家書，頗知注意。曾公亮曾釐刊武經總要四十卷。注孫子者有梅堯臣、王哲、何延錫、張預，收

入今傳孫子十家注中。此外鵬冠子有陸佃解，公孫龍子有謝希深注。

宋儒的學問，頗能博覽，崇尚綜合深思，喜歡用古書作自己的注脚。表面上排斥佛老諸子，而實際上吸收佛老諸子的精義，是常見的事。如周敦頤的太極圖說，和老子的無極有一脈相通；邵雍的皇極經世，近於陰陽家鄒衍的終始說，張載的西銘，講「民胞物與」。「物與」也許採自佛教，「民胞」可能從墨家的兼愛得到啓示。這些理學家是諱言的。從宋代子書流行情形看，許多儒生文學家都是讀過子書的。黃庭堅的莊子叙略，極得要領。朱子語類文集裏，更常有評論諸子的話，考訂真偽，辨析義蘊，常有很精到的見解。

評論考訂諸子之書，以高似孫子略爲最著。似孫鄞縣人，紹興初進士，讀書博及隱僻。子略四卷，所論書達四十餘種，始黃帝陰符經，止皮子隱書。所見雖多庸腐，而考訂故實，時有可資參考者。（注十四）此外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，黃震日鈔，馬端臨經籍考子部，王應麟困學紀聞諸子篇，多有關於先秦諸子書的考訂。蓋自向歆父子校中祕書以後，以閎通之識，辨章學術，尙論古今者，歷代頗少其人。南宋私家著作，乃頗有此種意趣，雖然以餘力論諸子，東鱗西爪，難期詳審，也總是難能可貴的了。

六、元明的諸子學

元代信教自由，道教正一、真大、太乙、全真各派，皆擁有大量信徒。明太祖定天下，曾以道士張正常爲真人，授二品秩，並自注道德經行世。其後憲宗世宗，均崇奉道教，齋醮紛繁，觀宇林立。正統萬曆間更兩刻道藏，流佈甚廣。故老莊之書，仍爲世所重。魏源元史新編藝文志（注十五）所收老子注凡十餘種。王珪、雷思齊、李衍、劉莊孫、呂與之、陳岳、杜道堅、林志堅等，均有所述作。吳澄爲元代大儒，所著道德經注四卷，尤見重於世。澄又有南華內篇訂正二卷。莊子注宋末道士褚伯秀之義海纂微，大行於元，而何南卿亦有南華注十三卷。杜道堅著有關尹子闡元三卷，文子續義十二卷，爲元代道教學者，惟其書均不見後人稱述。明代治道書者益多。朱得之有老子通義二卷、莊子通義十卷、列子通義八卷，嘉靖間合刊曰三子通義。王道有老子億二卷，楊慎有莊子闡誤一卷，皇甫濂有道德經輯解三卷，薛蕙有老子集解二卷，田藝蘅有老子指元二卷，焦竑有莊子翼八卷，老子翼二卷，龔錫爵有老子疏略一卷，陶望齡有老子解二卷，莊子解五卷，郭良翰有南華經解三十三卷，羅勉道有南華循本三十卷，陸長庚有老子玄覽二卷，南華副墨八卷，王宗沐有南華經別編二卷。以上均見於明史藝文志。其中惟焦竑之書，較爲流行。（注十六）釋德清（慈山大師）有道德經解，莊子內篇注，多引佛經以說老莊，並著有觀老莊影響論。元明之治老莊書者，或緣附道教以欺流俗，或交流心學以增談資，或剽販故實以爲詩文，在闡明名理上，無大貢獻。

元至正十八年（一三五八），宋濂於浦陽戰亂中著諸子辨，始論鬻子、管子，終於子程子。對於先秦重要子家，均有所月旦。

，稱荀子才高而不見道，墨子之儉可取，而二本應闢。對於莊子，韓非子，指斥尤甚。（注十七）劉基稱其「主聖經而奴百氏，馳騁之餘，收佛老語以資戲謔，譬猶飮梁肉而茹苦茶飲茗汁耳。」（注十八）宋濂爲明開國第一文臣，文采風流，照耀一時。其輕視道法諸家的態度，固可以影響多士，而博覽百家的精神，也使子書更爲流傳。彙刻子書之風，大盛於明。道藏雖收書猥雜，而北藏多存宋刻子書舊帙，南藏亦收明初佳本，迄今爲校勘子部者所重。嘉靖十二年（一五三三）世德堂刻六子（老子河上公注，莊子郭象注，列子張湛注，荀子楊倞注，揚子法言司馬光注，文中子阮逸注），久推善本。此外弘治中有楊一清校刻五子，嘉靖中有方凝刻十二子。又有周藩刻道書全集，新安吳勉學刻二十子，江寧焦竑刻九子全書，謝其盛刻二十家子書。觀子書翻刻之盛，可知社會上自有不少讀者。楊一清出將入相，內安外攘，才名冠一時，史稱其博學善權變。而一清曾刻五子。其熟讀丙部，可以想見。弘治中江夏劉績有管子補注，頗能糾正尹知章注之誤，而古訓未闕，校讐猶略。萬曆中趙用賢合刊管子韓非子，序言謂「三代而後，申韓之說常勝。世之言治者，操其術而恒諱其跡。」說者以爲隱指張居正。江陵爲政，尊主權，課吏職，信賞罰，一號令，隱用法家之說。古文家王世貞序韓非子謂：「儒至宋而衰矣。彼其睥睨三代之後，以末世無一可者，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。孔明則自比於管子，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。何以故？宋儒之所得淺，而孔明之所得深也。」（注十九）在理學大興的時代，有這種議論，總算難得了。同時內江趙貞吉，（注二十），博洽善王陽明學，而亦表章荀子，并稱楊墨之學，亦出於古先王。晚明李卓吾、孫鑪、錢光彭等，亦偶爲荀子張目，（注廿一）惟其影響甚微。萬曆中，蘭谿胡應麟作四部正譌三卷，卷中多辨子書真偽（注廿二），與宋濂的諸子辨，前後輝映，爲明代考諸子的兩種重要著作。

七、清以來的諸子學

清代是經學小學考訂史學的全盛時代。一般學者閱讀諸子書，最初不過當作治經史小學的輔助工作，以爲諸子的資料，可用作爲考訂經史小學的旁證。時間一久，經史名著的整理考訂，逐漸告一段落，而諸子書的荒蕪，正像未開墾的天地。子書一經細讀，前人誣陷偏頗的攻擊，也常被發現不合事實。於是校訂子書，表彰子書，逐漸成爲風氣。鴉片戰爭以後，國際交通大啓，歐美新思想新學說傳入，時有可與先秦學說相印證的，更刺激對於研討子書的興趣，由涉獵而進爲專攻，由局部而涉及全般，由詮釋字句進而講求義理，有不少塵埋千古的書，如荀子、墨子、管子、韓非子等，都變成當代的顯學了。

先秦諸子流傳久而讀者少，翻刻多由書賈，加以淺學妄事改竄，故脫落舛誤，難於誦讀。所以博蒐善本古本，從事校勘，是第一步工作。時當海內承平，名山故家的收藏，中朝歷劫的珍祕，乃至於朝鮮日本的孤本，輾轉校寫，務求美備。畢沅、盧文弨、孫星衍、顧廣圻、王念孫、王引之、洪頤煊、陳鱣、蔣光煦、俞樾、孫詒讓等，都作了些極切實的工作。使多少訛奪的子書，渙然冰解，怡然理順。入民國以後，校書的人也許比以前爲少，因爲公私圖書館的發達，目錄的完備，影印照像的便利

，如王叔岷的校莊子、列子，蔣維喬楊寬等的校呂氏春秋，嚴靈峯的校老子，（注二十三）憑藉的廣博，方法的縝密，實在是後來居上。子書的校勘，已經逐漸近於完成的階段了。

先秦有許多子書，因為閱讀傳鈔的少，因為兵災火劫，因為得不到刻板機會，因而佚亡不傳。但是古代類書和其他古書引證到的常有。把這種證引的文章，鈔到一起，有計劃的排比，就可以把佚亡的書，復活一部分。清人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子部佚書就有一百零三種。馬國翰玉函山房叢書，輯漢書藝文志所有先秦佚子，計儒家有十五種，為漆雕子、宓子、景子、世子、魏文侯書、李克書、公孫尼子、內業、闢言、寧子、王孫子、黃子、徐子、魯連子、虞氏春秋。農家三種、為神農書、野老、范子計然。道家書七種，為伊尹書、辛甲書、公孫牟子、田子、老萊子、黔婁子、鄭長者書。法家一種，為申子。各家一種，為惠子。墨家五種，為史佚書、田俅子、隨巢子、胡非子、經子。縱橫家二種，為蘇子、闕子。黃奭子史鈞沈中所輯古子書亦有五種，為六韜、李悝法經、范子計然、神農本草經、淮南萬畢術。此外如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中，秦以前諸子有申子、商子、慎子尹佚書等十餘種，章宗源輯有尸子、燕丹子，卯泮林輯有計然萬物錄，錢熙祚輯有慎子，洪頤煊輯有子思子、公孫尼子、魯仲連子、太公金匱、范子計然、汜勝之書、師曠書等。黃以周並曾使南菁書院學生曹元忠、胡玉縉等合輯逸子四十四種。例如法家尸子一書，宋代已亡，惠棟、章宗源、任兆麟、孫星衍等，前後補輯，汪繼培加以校訂，書復可讀。以上所述為輯全亡之子書，其殘缺之子書，輯其佚文以補原書者亦不少。較著者如孫詒讓之輯墨子，王念孫之輯荀子，王先慎之輯韓非子，王叔岷之輯莊子，蔣維喬楊寬等之輯呂氏春秋是。輯佚亡之古子書注者，則有孫馮翼輯司馬彪莊子注，而輯許慎淮南子注者則有孫馮翼、黃奭、丁晏、易順鼎、葉德輝、陶方琦、王仁俊等。（注二十四）

一種子書，同時或前後有許多家校勘注釋研究，最初各自為書。後來為閱讀的便利，彙集各家，摺入本文，可謂結賬式的整理，到清末葉以後，蔚為風氣。主要的子書，幾乎都有了集解一類書。例如孟子有焦循的孟子正義，荀子有王先謙的荀子集解，墨子有孫詒讓的墨子問詁，吳毓江的墨子校注，莊子有郭慶藩的莊子集釋，王先謙的莊子集解，劉文典的莊子補正，管子有戴望的管子校正、韓非子有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、陳啓天的韓非子集釋，孫子也有陳啓天的孫子兵法校釋，呂氏春秋有許維遹的呂氏春秋集釋。這些書常常能吸收許多研究的結論，使初學節省精力。諸子書特別繁難或值得注意的部分，也常有人截篇專注，務極詳密，例如莊子天下篇，近年就有顧實的天下篇講疏，梁啟超的莊子天下篇釋（吳其昌筆記），錢基博的天下篇疏記，譚戒甫的莊子天下篇校釋，陳柱的天下篇集解等，因為這是一篇論先秦學術源流最重要的文章。管子弟子職篇，是我國教育史上的有名文獻，所以先後有莊述祖的弟子職集解，洪亮吉的弟子職箋釋，王貞的弟子職詁，王元啓的弟子職補注，王筠的弟子職正音，鍾廣的弟子職音誼，真可以說是家弦戶誦了。墨經四篇，從魯勝、張惠言以後，仍然是絕學。民國以後，墨經研究的風氣大盛。葉瀚有墨經詁義，梁啟超有墨經校釋，張其成有墨經通解，鄧高鏡有墨經新釋，張之銳有考證墨經新釋，譚戒甫有

墨經易解，伍非百有墨辯解詁，魯大東有墨辯新注，楊寬有墨經哲學。雖然聚紛訟紕，墨經在現在，已經不是難於索解，而是如何解說爲合乎古說真相的問題了。

從子書文字板本的校注考訂，進到作品時代的考索，義理的批判，源流派別的觀察，這是必然的歷程。王夫之在清初就注意子書義理的研究，他作老子衍、莊子通、莊子解、呂覽釋等書，都是高瞻遠矚，疏通大義。（注二十五）可惜他的學問許久並無傳人。汪中生在乾嘉時代，他的老子考異，荀子通論，墨子序，墨學表徵等作，都能提出新觀點，開創綜合研究的方法。到了清末，孫貽讓著墨子傳略，墨子年表，墨學傳授考，墨子緒聞，墨學通論，墨家諸子鉤沈等作，爲古代學術史的研討作了新示例。以後模倣他的方法的很多。從一部書的研究，擴大到一家，更擴大到全部的先秦諸子。注意學說的源淵流變的有章炳麟的諸子學論略，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，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，先秦政治思想史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，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等作。注意真偽時代考訂的，有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，劉汝霖周秦諸子考，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辨證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子部，古史辨諸子叢考，諸子續考，蔣伯潛諸子通考等書。總合概論諸子的書，較流行的有陳鐘凡的諸子通誼，呂思勉的先秦學術概論，王遽常的諸子學派要詮，羅煥的諸子學述，陳柱的諸子概論，蔣伯潛的諸子纂要等書。敘述研究諸子方法的有呂思勉的經子解題，論讀諸子之法，傅斯年的戰國子家叙論（傳孟真集中編丙第二冊），可以代表近人研究諸子的途徑。研究一家的著作，精力集中，易於周密，舉其較重要的書，關於墨子，梁啟超有墨子學案，陳柱有墨學十論，方授楚有墨學源流，錢穆有墨子，關於莊子，葉國慶有莊子研究，關於荀子，陳大齊有荀子學說，關於韓非子，陳啓天有韓非子參考書輯要（收關於韓非子書目，序跋文，近人論文簡目，韓非事蹟資料，原書考證，歷代評論等。）關於諸子人與書的重要問題，大部已有人提出，或接近解決了。

受諸子研究風氣的刺激，平民文化的影響，讀書界要求先秦諸子書的通俗化，因而節本選本標點本白話譯本也有不少出現。可惜這些書大部分出於書賈，編輯印刷都很草率。傳說傳疑，讀誤書難期有裨於初學；見仁見智，逞遊談更滋惶惑於多士。然而也有較爲篤實的工作，如桐城葉玉麟氏，先後用口語譯老子、莊子、墨子、韓非子、荀子等書，雖然不能神會古人，脗合無間，却也能達意十之六七。他自己說的「軒豁朗暢，理達趣昭」，並不全屬浮夸。葉氏是馬通伯的高足，著有靈貺軒文鈔，模擬歸方古文，務求形似，而窮年累月譯諸子書爲白話，自稱「書成蓋爲慚作累日夕」。這真可以視世變，也要算「爲而不有」了。（注廿六）

八、諸子研究的展望

總合檢討從秦漢到現在，先秦諸子學術流傳研究的情形，我們可以得到幾種啓示。第一，真是有價值，對於人類智慧量上有

重量的著作，無論遭遇何種異己敵派攻擊，或是政治社會壓迫，一定可以屹立如山，歷劫不磨，荀子墨子韓非子的書，都是顯著的例。墨辯潛伏塵封了兩千年，到現在還可以如日中天。再從清人輯出的諸子佚書看，佚亡的程度，常常和著作的品質成反比例，就是品質愈低，佚亡的可能性愈大。所以一部分古書的亡佚，大體上說，是一種自然淘汰，不值得過於惋惜。許行、楊朱的書不存在，也許正因為它們沒有存在的價值。同樣孟子莊子墨子等書，都有殘缺，而保存下來的總是一部分精華。「讀人間未見書」，固然可以代表學問的熾烈慾求，而「讀人間常見書」，反是作學問的常識抉擇了。第二、孔子說：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墨家雖然有「買椟還珠」的比喻，事實上墨子的文章，也是有許多法度技巧的。陳柱在墨子之文學一篇裏舉出墨子文章的許多好處，並且尋出韓愈柳宗元模擬襲取墨子的實例。（注廿七）至於最流行的孟子，莊子，都是歷代公認的最優秀文學作品。有的人儘管不喜歡作者的思想，而一拿到手就放不下。朱元璋可以把孟子撤出聖廟（注廿八），他在萬幾之暇，還是不能不熟讀孟子。韓昌黎作原道，歐陽修作本論，激昂嚴正，維護聖學，排斥異端，但是他們的文章裏，都有不少莊子故實。昌黎更明白說，曾經熟讀莊騷。梁任公揚墨抑莊，可是「飲冰室」的命名，還是取自莊子「人間世」。至於老子僅有五千言，孫子僅有六千言，分最不過半張報紙，却能古今共賞，世界贊歎，宮庭傾心，士庶上口。（注廿九）更可見「辭達」的最高境地，「惜墨如金」的無上妙用了。韓非子荀子也都是文學史上不能放過的人物，不僅僅以思想成家數為貴。第三、清中葉以後，諸子研究，風起雲湧，氣象萬千。一方面因為現代的世界，和春秋戰國時代有類似的地方，子書容易引起共感共鳴，一方面也因為子書是新資料，有許多新問題，考察起來容易有收穫。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，生書變成了熟書，主要的問題都解決了。如果研究的方法不變，路子一定越走越支離，問題一定越來越破碎，從「以復古為解放」，走向了「玩物喪志」，先秦諸子的研究，就接近末流了。第四先秦諸子的共同精神，是救時之弊，他們的好處是敢海濶天空地想，肯真摯而爽快地發表，要上說，要下教，內聖外王，兼籌並顧。然而求知識的方法，並不周密，思考的深度也不够。我們可以從古代聖哲的風範精神，得到榜樣，得到啓示，却不能抱着古人遺留的文字糟粕，自己陶醉。更不可以穿鑿附會，厚誣古人，以震驚流俗了。荀子說：「虛一而靜，謂之大清明。」莊子說：「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。」能够不惑不蔽於「方術」，就可以進而談「道術」，免為一曲之士了。

附 註

（注一）汪中荀卿子年表（見述學補遺）以為荀子入秦在秦昭王四十二年（周赧王四十九年、西元前二六六），黃氏周季編略，錢穆荀卿赴秦見昭王應侯考（先秦諸子繫年辨證卷四）均以荀子入秦在周赧王五十一年（齊王建元年），因襄王死而去。

(注二) 參看李峻之「呂氏春秋中古書輯佚」，劉汝霖「呂氏春秋之分析」，均見古史辨第六冊上編。

(注三)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傳建議行督責書，引韓非子顯學篇。

(注四) 焦氏筆乘卷三，秦不絕儒學條

(注五) 據漢書藝文志序。

(注六) 詳見漢書卷八十宣元六王傳第五十。

(注七) 見漢書卷一百，序傳第七十。

(注八)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

(注九) 錢大昕潛研堂答問

(注十) 楊家駱老子新考述略，附世界書局本老子本義後。

(注十一) 舊唐書高宗紀下

(注十二) 舊唐書玄宗紀下

(注十三) 新唐書康子元傳

(注十四) 高似孫子略四卷，有百川學海本，學津討源本，民國十七年北平樸社排印本。此最早之諸子考證目錄。

(注十五) 宋濂等元史柯紹忞新元史均無藝文志，故據元史新編藝文志，此係錢大昕原稿，魏源重修。有史學叢書本，開明二十五史補編本，中國歷代圖書大辭典本。

(注十六) 焦竑事見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。老子翼有漸西村舍本，金陵叢書甲集本，日本漢文大系本。

(注十七) 宋濂諸子辨一卷，見宋文憲全集卷三十六，又北平樸社排印單行本。

(注十八) 鄭楷翰林學士潛溪先生宋公行狀引文。

(注十九) 王世貞合刻管子韓非子序（明萬曆壬午趙用賢刊本）。

(注二十) 趙貞吉字孟靜，見明史卷一九七，著有趙文肅文集二十三卷，詩集五卷。

(注廿一) 參看孫鑣荀子序，作於萬曆乙卯（一六一五），錢光彭荀子序，作於天啓丙寅（一六二六）。兩序見四部要籍序跋大全子部乙輯丙輯。

(注廿二) 四部正譌是胡著少室山房筆叢的一種，有明萬曆丙午（一六〇六）新安吳勉學刻本，萬曆甲寅（一六一四）蘭溪趙氏良貴堂刻本，寶顏堂祕笈本，廣百川學海本，明人小說本，民國十二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。民國十八年北平樸社排印四部正譌單行本。胡應麟事見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附王世貞後，吳晗編胡應麟年譜，民國二十三年商務版。

(注廿三) 王叔岷莊子校釋五卷共六冊，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商務初版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六，附錄莊子逸文。又列子補正四卷，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商務初版，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一。蔣維喬楊寬趙善貽沈延國呂氏春秋彙校一冊，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中華書局版，上海光華大學叢書之一。嚴靈峯老子章句新編，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二輯。(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)。

(注廿四) 參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，羅煥著「諸子學述」第四章諸子書之真偽及存佚。

(注廿五) 王夫之著老子衍一卷、莊子通一卷、莊子解三十三卷，皆在船山遺書中。

(注廿六) 葉玉麟字浦孫，清諸生，學古文於馬其昶。其昶抱潤軒集有含純女士傳，並見葉氏靈貺軒文鈔中，注云「代通伯師」。其昶晚年文多由葉氏代筆。事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。其語譯諸子係由魏安裕所委託，計二十三年譯出莊子，二十五年譯出墨子，二十六年譯出韓非子，均由上海廣益書局出版，惟校對甚疏，標點亦多誤。

(注廿七) 墨子之文學，收墨學十論(民國十七年六月商務版)中。

(注廿八) 明史卷一三九錢唐傳，記明太祖讀孟子，至草芥寇讐語，謂非臣子所宜言，議罷其配享。詔有諫者，以大不敬論。錢唐抗疏入諫，時廷臣無不為唐危。帝鑒其誠懇，不之罪。孟子配享亦旋復。全謝山鮑琦亭集有文考此事。

(注廿九) 帝王曾注老子者有梁武帝、梁簡文帝、梁元帝、唐玄宗、宋徽宗、明太祖、清世祖。老子外國譯本書目見王重民老子考(民國十七年北平圖書館排印本)又嚴靈峯輯老子參考書目，附老子章句新編。